

儒
林
外
史

儒林外史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纔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个客人一齊扶

着灌了下去喉嚨裡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來耍你家又不死了人爲爲甚麼這號淘痛也是的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个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

着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抬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喫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曾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

這一句話道着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人道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

今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
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
子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
放着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幾十兩銀
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
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
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
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
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

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効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吃了幾碗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直宗師來省錄

遺周進就錄了个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
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
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團
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
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
然中了衆人各各歡喜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
父母學師典史那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
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
與忙了个把月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斂

了分子買了四隻雞五十個蛋和些炒米歡團之類親自上縣來賀喜周進留他喫了酒飯去荀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屬荏苒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

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飢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瓊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麻布直綴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周學道看在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

那穿蘇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

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
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尙早
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
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
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
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又想道
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
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
些意思正要思再看看却有一个童生來交卷那

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
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
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
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
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
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
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
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
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

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个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嘆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

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卽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卽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

謝了起來立著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著
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纔回
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
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
廈披子門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
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
兒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
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
腸和一甁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

屠戶道我自倒運把个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
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
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帶
个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
了盪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
在厨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
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體統來比如我這行
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
你怎敢在我們跟前粧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

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
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
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没用的人所以這
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
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
坐着吃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
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
猪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
兩個都來坐著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

吃的醺醺的這里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
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次日范進少不得拜
拜鄉隣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
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
月盡間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
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
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
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
想喫起天鵝肉來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

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
捨與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
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
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个个方面大
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
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起早收了這心明年在
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个館每年尋幾兩銀子
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
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个猪還賺不得錢把

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噓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吃

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山門去纔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嚮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纔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炒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

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
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
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
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
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
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
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
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
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

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
要賣這雞去救命爲甚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
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悞了我賣雞鄰居見
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擲在地下一把拉了回
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
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走進屋裏來見中間報
帖已經升挂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
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
進不看便罷看過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

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唬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脚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

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拏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爹們再爲商酌當下衆鄰居有拏雞蛋來的有拏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雞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拏在草

棚下鄰居又搬些桌櫈請報錄的坐着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歡喜狠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个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曾中他吃這一唬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鄰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

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猪還不曾回來快些迎着去尋他一个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个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觔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

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个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

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
賬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闢王叙功從
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
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
這般你没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衆人局不
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纔這
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拏出來捲一
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个
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這可唬

他一唬却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來道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著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跪神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到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却也打暈

了昏倒於地衆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駝子板櫬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个巴掌仰着再也灣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个膏藥貼着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

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纔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纔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

方纔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還怕後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

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
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
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
拏茶來喫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屠戶和鄰
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
多一路低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
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著出來見
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
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拜

了母親也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
幾個錢不勾你賞人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
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擎着一個大
紅全帖飛跑了進來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
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
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
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帶紗帽身穿
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
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

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
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
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纔
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
門生我和你親切的世弟兄范進道晚生微
倖實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
張鄉紳四面將眼睛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
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拏過一封銀子來
說道弟却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

生權且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
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
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
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
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
月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纔把銀
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
戶直等他上了轎纔敢走出堂屋來范進即將
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

絲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纔費老爹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搭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个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个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說起來比皇帝家還

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
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
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
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
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給他用只怕姑
老爺還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
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干恩
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自此以後果然有
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

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到兩三个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喫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髻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尙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丫鬟洗碗盞杯箸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

別人家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鬟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盤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興

訟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見了號板痛哭至于嘔血乃窮老腐儒受盡
畢生辛苦如梅三相王大爺等相遭不知幾
輩至此一齊提出心頭其見解不過如此非
如阮嗣宗沈初明一流人別有傷心處也

金有餘以及衆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極豪
俠極義氣的事偏是此輩不讀書不做官的
人做得來此是作者微辭亦是世間真事

周進之爲人本無足取胥中大概除墨卷之

外了無所有闕文如此之鈍拙則作文之鈍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文筆心細如髮

于闕范進文時卽順手夾出一個魏好古文字始有波折譬如古人作書必求筆筆有致不肯作祿條巴子樣式也

舉業雜覽四個字後文有無限發揮却於此處間閒伏案文筆如千里來龍蜿蜒夭矯

輕輕點出一胡屠戶其人其事之妙一至于

此真令閱者歎賞叫絕余友云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鑄鼎象物魍魎魍魎毛髮畢現范進進學大觴餅酒是胡老爹自攜來臨去是披着衣服腆着肚子范進中舉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是二漢送來臨去是低着頭笑昏迷的前後映帶文章謹嚴之至

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罵范進時正是愛

范進處特其氣質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細觀之原無甚可惡也

周府張府妙在都從胡老爹口中二二帶出真有蛛絲馬跡之妙

張靜齋一見面便贈銀贈屋似是一個慷慨好交遊的人究竟是個極鄙陋不堪的作者之筆其爲文也如雪因方成珪遇圓成璧又如水盂圓則圓盂方則方

儒林外史第三回

儒林外史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與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
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于地家人媳婦和丫鬟
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
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
床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
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個醫生都是如此說范
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個守着哭泣一面製備

後事挨到黃昏時分老太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挂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爹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幫着暈白布秤肉亂竄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拏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

的和尙做攬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
皇懺放焰口追薦老太太生天屠戶拿着銀子
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尙家恰好大寺裏僧
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
以常在這庵裏起坐滕和尙請屠戶坐下言及
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貧僧
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
了些茶水替我做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
多謝他的膏藥今日不在這裏滕和尙道今日

不會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却不
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
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胡屠戶道可
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
個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
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
話陪着喫酒喫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
個不了我是个閑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
事欲待躲着些難道是怕小婿惹紳衿老爺

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帟馬寫法等事胡屠戶喫過麵去僧官接了銀子纔待進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庄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個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

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嘴舌舌纏个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庄上去坐坐况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和尙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脚由

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腿切了酒盞出來盪着和尚走熱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厥着懷腆着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渾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尚上坐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喫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个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

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
鑲邊的眼睛一窩子黃頭髮那日在這裏住鞋
也沒有一雙夏天鞞着个蒲窩子歪腿爛脚的
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
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正契得興頭聽得
外面敲門甚兇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
去看一看何美之纔開了門七八个人一齊擁
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尚一桌子坐着齊說道好
快活和尚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僧官老爺

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我田主人
衆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
不由分說拿調草繩把和尚精赤條條同婦人
一繩細了將个擯子穿心擡着連何美之也帶
了來到南海縣前一个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和
尙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衆人押
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
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隨
卽拿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

放女人着交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個淡趕了出去和尚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衆來鋪結壇場挂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喫了開經麵打動鐃鈸叮嚀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纔喫着長班報有客到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

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員領
粉底皂靴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
中一个和尚向僧官道方纔進去的就是張大
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隣你也該過去問
訊一聲纔是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甚麼有意
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
光棍就是他的佃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
送我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
一塊田賣與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

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腆着臉拏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没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里對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與方家纔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个學又說他會作个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个薦亡的疏我拏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个字像這都是作孽眼兒得二姑娘也要許人家

了又不知撮弄與个甚麼人說着聽見靴底響
衆和尚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
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尚
喫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
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纔散了光
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
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
前一个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
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

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効勞想老伯母這
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
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
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尙
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
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却是用誰的名
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
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正算着捧出飯來
喫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

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范舉人又謝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

老師二來老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个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喫了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濶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叙禮坐了

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人掇了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個盤子都是雞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

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蝸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个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尙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喫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个緣法真个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敝處闔縣紳衿公搭

了一个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弟址在綵棚門口
須臾鑼句旗句傘句扇句吹手句夜役句一隊

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
朶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
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

同接句

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看着小弟一

个人那時有个朋友同小弟並址着他把眼望

一望老父母句

又把眼望一望小弟

句悄悄問

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曾

認得他就癡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做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

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着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監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

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擎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著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廝道早上關的那口猪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猪拿錢來小廝道他說猪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

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旣
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
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猪原是舍下的纔說得
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
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擎着帖子向貢生謝了
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
了帖子一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
自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
厭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

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叙
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
叙了些濶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
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母見
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
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
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
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
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尊制想

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纔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纔放心因說道却是得罪的緊我這做教酒席沒有甚麼喫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飯做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

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
都也莫得喫掌上燭來將牌拏出來看著一個
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
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邊有個書辦回話弟去
一去就來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
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
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于你就
是斷牛肉的話方纔有幾個教親共備了五十
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

了他們就沒有飯喫求我畧鬆寬些叫做瞞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揀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

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爲天下事都靠着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這個如何了得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夫拿進來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

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傍申明他大
胆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
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當下席終留二位
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
偷雞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
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
取過硃筆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
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綑在
他頭上枷了出去纔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裏啣

喇的一聲痾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顱上淌到鼻
子上鬍子沾成一片滴到柳上兩邊看的人多
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胆狗
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柳把那五十斤牛肉
都堆在柳上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剩得兩
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柳到第二日牛
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衆回子心裏不伏一
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
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

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門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貢生興訟潛踪來省城鄉紳結親謁貴竟遊京國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文字過峽故序事之筆最多就其序事而觀之其中起伏照應前後映帶便有無數作文之法在率爾操觚輕心掉之者夢不到此也

和尚到莊上吃酒乃是行所無事佃戶一齊
打進實出意料之外當其美之斟酒渾家打
橫時幾近淫褻矣及觀何美之渾家口中數
語只不過氣不分范大太何其用筆之雅直
將功名富貴四字寫入愚婦人胷中吾不知
作者之錦心繡口居何等也

齋堂中魏相公陪客衆和尚搗鬼輕輕又帶
出周二姑娘做親針線之妙難以極言

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畫工所不能畫化工

庶幾能之開端數語尤其奇絕閱者試掩卷
細想脫令自己操觚可能寫出開端數語古
人讀杜詩江漢思歸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語
及觀乾坤一腐儒始叫絕也

纔說不占人寸絲半粟便宜家中已經闕了
人一口猶令閱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筆爲
之必且曰看官聽說原來嚴貢生爲人是何
等樣文字便索然無味矣

上席不用銀鑲杯箸一段是作者極力寫出

蓋天下莫可惡于忠孝廉節之大端不講而苛索于末節小數舉世爲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莊語責之而以譁語誅之

張靜齋勸堆牛肉一段偏偏說出劉老先生一則故事席間賓主三人侃侃而談毫無愧怍閱者不問而知此三人爲極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繪風繪水手段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

儒林外史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纔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個地方，纔好忙喚。」

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着北城幾個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這裡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个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

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來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說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個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

過了些時果然把五個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
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
來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出堂將回
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知縣
叫帶上來問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
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纔過下來
的小豬走倒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猪
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錢銀
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猪在王家已養到

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猪關了
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嚴家討猪嚴貢生說猪
本來是他的你要討猪照時值估價拏幾兩銀
子來領了猪去王大是个窮人那有銀子就同
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拏拴門
的門趕麵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睡
在家裡所以小二來喊冤知縣喝過一邊帶那
一个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个五
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

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
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
約送在嚴府小的却不曾擎他的銀子走上街
來遇着个鄉裏的親眷說他有幾兩銀子借與
小的交个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
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
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
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个月的利錢小
的說並不曾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

時拏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因
不曾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
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
人說情願買个蹄酒上門取約嚴鄉紳執意不
肯把小的的驢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
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太老爺
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个做貢生的人忝列衣
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
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

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烟走急到省城去了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却在兩個宅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个胆小冇錢的人見哥子

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喫了酒飯拏
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
商議他兩個阿舅姓王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
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著
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
嚴致和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
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
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唬走了嚴致
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

開差人却在我這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吃他們做事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緊了如今有個道理是金底抽薪之法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個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

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猪也還與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塗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猪和借約拏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拘着你認晦氣再拏出幾兩銀子折个猪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个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

紙無用這事纔得落臺纔得个可跟清靜當下
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
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
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
拏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
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
喫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聽見這
話方纔來嚴致和卽迎進廳上吃過茶叫小廝
進去說了丫鬟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擡

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拜見奶媽抱着妾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來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个了鬟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出去上席叙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著問王德道大

哥我到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
廩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
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個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
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
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
想起還是前年出貢監旗杆在他家擡過一席
王德愁著眉道那時我不曾去他爲出了一個
貢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
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廚

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裏度日豬肉也捨不得買一觔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觔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賒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喫窮了而今端了家裏

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喫你說
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罷說只管講
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喫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
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
个人行一个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
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喫了幾十杯却又古
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
不會中二位拍手大笑喫到四更盡鼓跌跌撞
撞扶了回去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

來每日四五个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並不見效看看臥床不起生兒子的妾在傍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腳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面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个大娘來各養的各疼

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个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氏含著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鬚道趙家的那去了丫鬚道新娘每夜擺个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

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纔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議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

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本喪着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喫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吊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已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舅做個遺念因把小廝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厨拏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輕意二位

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將來要
脩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
行禮明日還拏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
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着外邊
有人來候嚴致和去陪客去了回來見二位舅
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纔同家兄在這裏
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纔這
一番話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
要恍恍忽忽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

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伯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做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都請到了赴舍妹眼見你

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
屁嚴致和又拏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
形于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
來寫了幾十幅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个吉期
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親姪
子一个也不到衆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床面
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
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著青衫披了紅紬
趙氏穿着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

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了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鋪請妹夫妹妹轉在大邊磕下頭去以叙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了鬟使女黑壓壓的幾十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

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喫到三更時分嚴
監生正在太廳陪着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
道奶奶斷了氣了嚴監生哭着走了進去只見
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
扶着趙氏灌開水撬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
時披頭撒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
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
候斂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
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纔戴的赤

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拏一搭蔴替他披着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入過了殮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個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蔴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

五千兩銀子間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雞鴨小菜不算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着哥子坐在底下喫了幾杯酒嚴監生吊下淚來指着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

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
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
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遇節庵裏師姑送
盒子買花婆換珠翠彈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
離門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況他又心慈見那
些窮親戚自己喫不成也要把人喫穿不成的
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設做甚麼再有些也完
了到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
思這銀子也不費用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

的做幾回好事剩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嚴監生聽著他說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唬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罇子都打碎了拏燭去看原來那瘟貓把床頂上的板跳踢一塊上面吊下一個大篋簍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篋簍橫睡著兩個

人才扳過來棗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著
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嘆道我說他
的銀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聚積
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拏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
里去了一回哭著叫人掃了地把那個乾棗子
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著靈牀子
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
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
後就呌心口疼痛初時撐著每晚算賬直算到

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不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碗米湯臥床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強勉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挨過長夏立秋以後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那

一日早上吃過藥聽着蕭蕭落葉打的牕子響
自覺得心裏虛怯長嘆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
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
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了鬢扶起
來強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
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嚴監生請他坐
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吃點心就講到
除夕晚裏道一番話叫趙氏拏出幾封銀子來
指着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

來的一點東西送與二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沉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二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的安慰的話作別去了。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

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
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
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
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擎
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
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他就把
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
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曾吩咐明白他
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

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
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
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趙氏慌忙
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
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爭田奪產又從骨月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
司進詞訟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
分解

此篇是從功名富貴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

个富字以描寫鄙夫小人之情狀看財奴之
吝嗇輩飯秀才之巧點一一畫出毛髮皆動
卽令龍門執筆爲之恐亦不能遠過乎此

嚴大老官之爲人都從二老官口中寫出其
舉家好喫絕少家教漫無成算色色寫到恰
與二老官之爲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騙了一
世的人說了一生的謊頗可消遣未見其有
一日之艱難困苦二老官空擁十數萬家貲
時時憂貧日日怕事並不見其受用一天此

造化之微權不知作者從何窺破乃能漏洩
天機也

趙氏謀扶正之一席想與二老官圖之久矣
在牀脚頭哭泣數語雖鉄石人不能不爲之
打動而王氏之心頭口頭若老大不以爲然
者然文筆如蠃能穿九曲之珠也

王氏兄弟是一樣性情心術細觀之覺王仁
之才又過乎王德所謂識時務者呼爲俊傑
也未見遺念時本喪著臉不則一聲旣見遺

念時兩眼便哭的紅紅的因時制宜毫髮不爽想此輩必自以爲才情可以駕馭一切習慣成自然了不爲愧作矣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簋簞掉出銀子來因而追念逝者漸次成病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覺中庭取冷遺掛猶存未如此之可傷可感也文章妙處真是在語言文字之外

儒林外史第五回